

圖繪
南非史通俗演義



冊六第



入洛
宮淫
大后



梁太子
因憂
去世



賀拔岳被賺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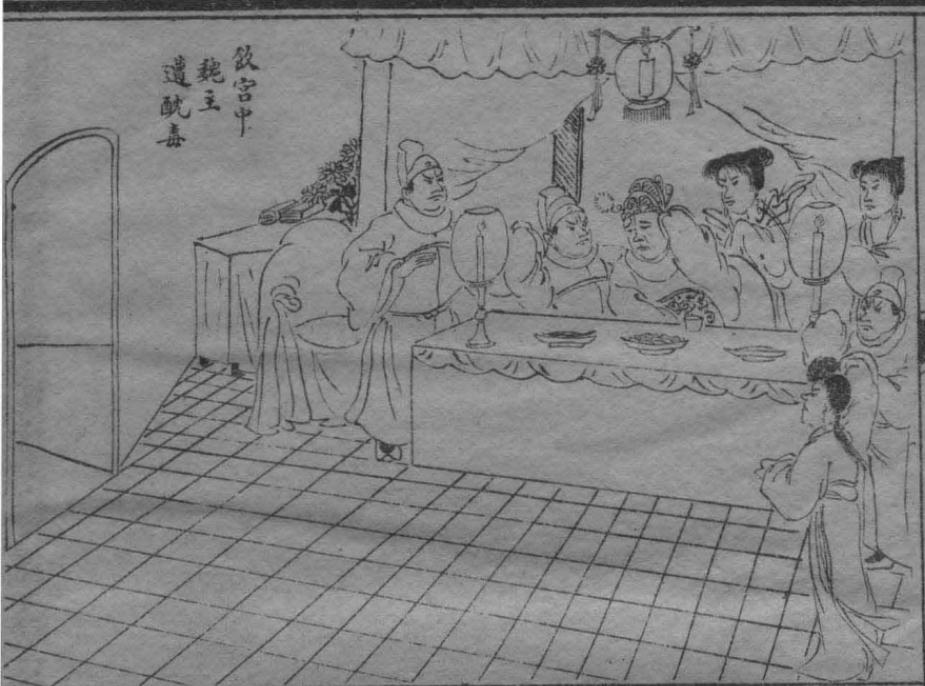
達君
命晉
陽興
甲



謁行在
關右迎
疊



設宮中
魏主
遺酙毒



臨澤畔戰死
秦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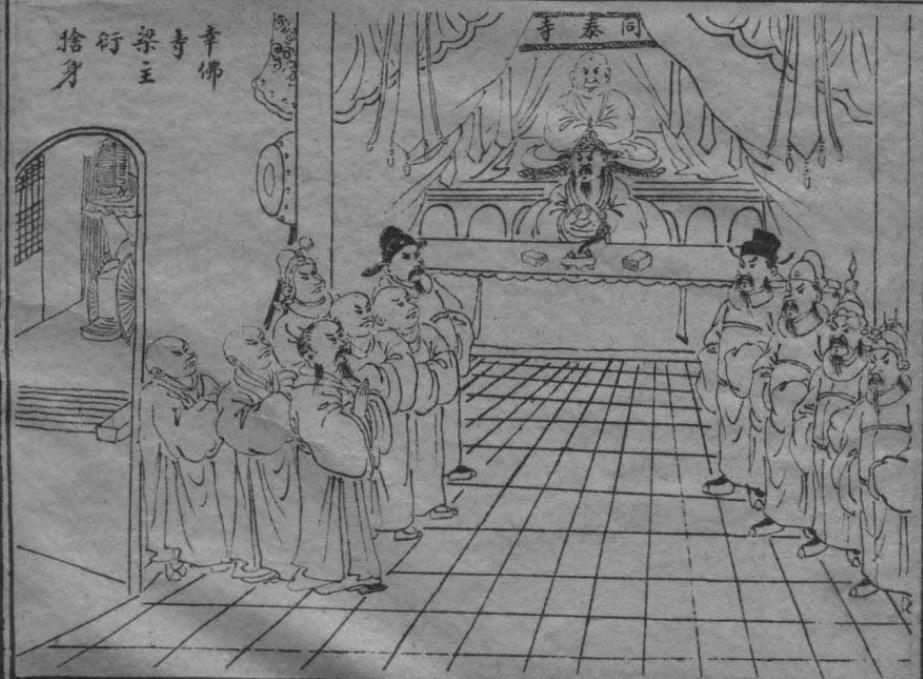


用少擊衆
沙苑交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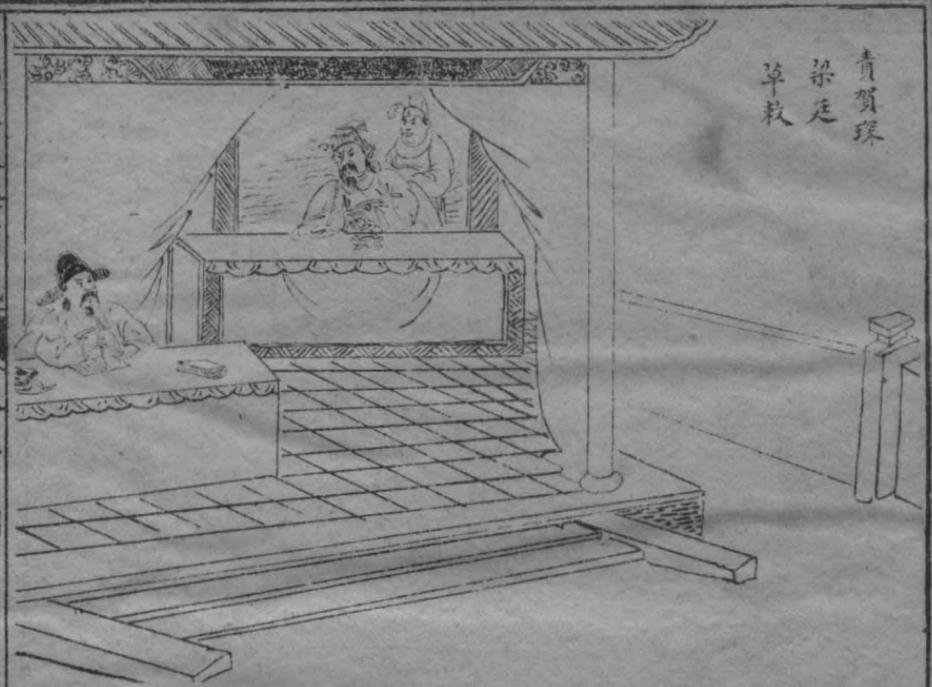
廣舊然迎新柔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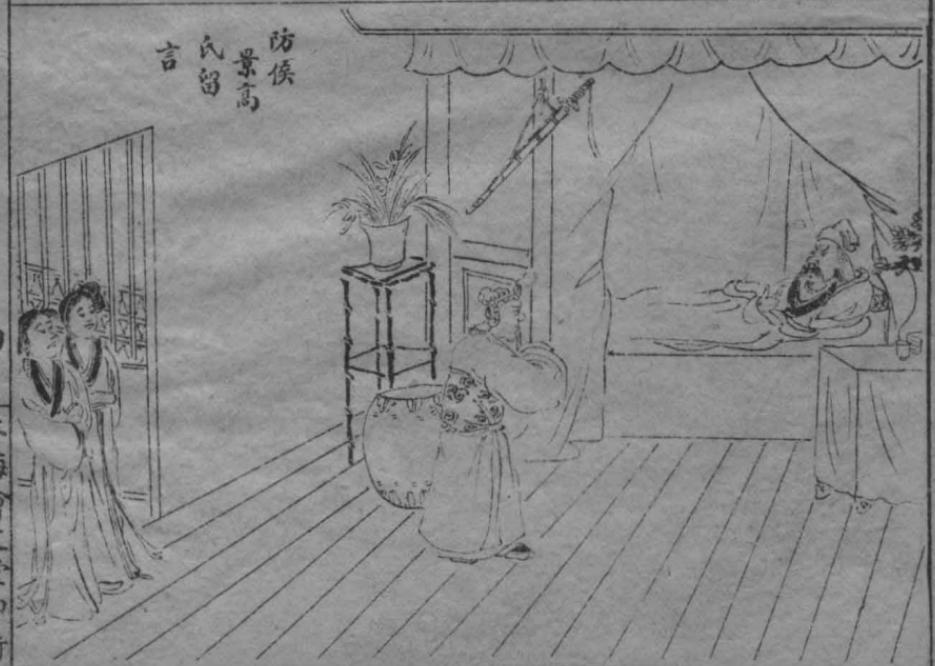


責賀琛

染廷
草救



防侯
景高
氏留
言



高澄
段榮

東魏主



智舉容擒蕭何計



正大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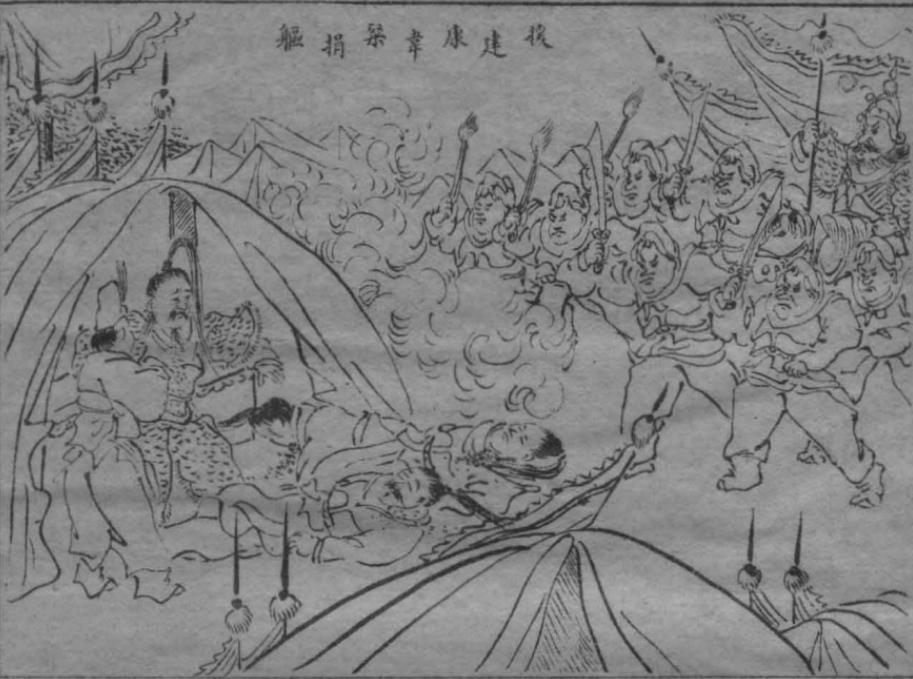


織叛賊
朱异
誤國

部強寇羊侃守城



援建康 舍捐軀



計梁城陷臺中武



繪圖南北史通俗演義卷六

第五十一回 戰韓陵破滅子弟軍

入洛宮淫烝大小后

却說高歡自信都發兵出禦爾朱氏各軍。因聞爾朱勢盛頗費躊躇。參軍竇泰勸歡用反間計使爾朱氏自相猜貳然後可圖。歡乃密遣說客分途造謠或云世隆兄弟陰謀殺兆或云兆與歡已經通謀將殺仲遠等人。兆因世隆等擅廢元暉已有貳心至是得着謠傳越發起疑。自率輕騎三百名往偵仲遠。仲遠迎他入帳。他却手舞馬鞭左右窺望。仲遠見他意態離奇當然驚訝。彼此形色各異。兆不暇叙談。匆匆出帳上馬竟去。確是粗莽仲遠遣斛斯椿賀拔勝追往曉諭。反為所拘。仲遠大懼。即興度律引兵南奔。狼虎兆既執住椿勝怒目叱勝道汝有二大罪應該處死。勝問何罪。兆厲聲道汝殺衛可孤罪一。衛可孤為拔陵將與兆何與天柱薨逝爾不與世隆等同來反東擊仲遠罪二。斛斯椿可孤事見四十六回仲遠事見四十九回我早欲殺汝汝尚有何言。勝抗言道可孤乃是賊黨。勝父子為國誅賊本有大功怎得為罪。天柱被戮是以君誅臣勝當時知有朝廷不暇顧王今強寇密邇骨肉構隙不能安內怎能禦外勝不畏死畏死不來但恐大王未免失策囉。兆聞勝言恰是有理倒也不欲下手再經斛斯椿婉言勸解乃釋二人使歸。自待高歡所殺。歡尚恐眾寡不敵更問段榮子韶韶答道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

唐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怕他甚麼。歡又道。若無天命。終難濟事。詔申說道。爾朱
暴亂。心已去。天從人願。何畏何疑。歡乃進至廣河。與兆一場鏖鬪。果然兆軍皆潰。兆
亦遁走。俘得甲士五千餘人。隨即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相持過年。歡掘
通地道。縱火焚城。城乃陷沒。劉誕受擒。授楊惲為行臺右丞。即令惲表達新主元朗。
迎入鄴城。朗至鄴後。進歡為柱國大將軍。兼職太師。歡子澄為驃騎大將軍。爾朱世隆
聞歡得鄴城。當然憂懼。急忙卑辭厚禮。向兆通誠。與約會師攻鄴。並請魏主恭納兆女
為后。兆乃心喜。更與天光度律。中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與賀拔勝。自兆處釋歸。仍
入爾朱軍。椿密語勝道。天下皆怨恨爾朱。我輩若再為所用。恐要與他同盡了。不如倒
戈為是。勝答道。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惡不盡。心為後患。如何是好。椿笑道。這有何難。
看我設法便了。妙有含蓄遂入見世隆。勸他速邀天光等。共討高歡。世隆自然聽從。立即遣
人徵召天光。天光意存觀望。延不發兵。斛斯椿自願西往。兼程入關。進見天光道。高歡
作亂。非王不能平定。王難道坐視不成。高氏得志。王勢必孤危。亡齒寒。便在今日。天光
瞿然道。我亦正思東出哩。時賀拔岳為雍州刺史。天光召與熟商。岳獻議道。王家跨據
三方。士馬強盛。料非高歡所能敵。誠使戮力同心。往無不勝。今為王計。莫若自鎮關中。
固守根本。分遣銳卒。與眾軍合勢。庶進可破敵。退可自全。若用岳言。天光何致遼死。

天光頗欲從岳

偏僻斯橋力請自行。乃留弟爾朱顯壽守長安。自引兵赴鄴城。橋即返報世隆。世隆亟檄兆與仲遠兩軍同會天光。又遣度律自洛往會。於是四路爾朱軍陸續到鄴。眾號二十萬。列着洹水兩岸。繁濶營壘。如火如荼。近跋下文高歡盡起徒眾。步兵不滿三萬人。騎兵不過二千。此時既遇大敵。只好一齊調出。往屯紫陌。時封隆之已升任吏部尚書。留使守鄴。徵親出督師。高敖曹進官都督。也率里人王桃湯等三千人從歡。歡見敖曹部曲。統係漢人。恐未足濟事。欲分鮮卑兵千餘人接濟。敖曹道。兵與將貴相熟。習鮮卑兵素不相統。若屢離舊部。適起爭端。反足礙事。不如各專責成。為是。我亦云然歡乃罷議。便在韓陵山下設一圓陣。後面用牛驢連繫。自塞歸路。以示必死。爾朱兆出營布陣。召歡答話。問歡何故背誓。歡應聲道。我與汝前曾立誓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答道。永安枉害天柱。我出兵報讐。何必多議。歡又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況天柱未嘗不思叛君。罪亦應誅。何足言報。今日與汝義絕了。說着。即擂鼓開戰。歡自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各奮力向前。拚死決鬪。兆為前驅。天光度律為左右翼。仲遠為後應。仗着兵多將衆。包抄過來。恰是利害得很。且專向中軍殺入。意欲取歡。歡雖督眾死戰。奈敵勢兇猛。實在招架不住。前隊多被殺傷。後隊未免散走。高岳高敖曹兩軍。未

曾吃勝。岳遂抽出五百銳騎直衝爾朱兆。敖曹亦率健騎千人。橫擊爾朱左右翼。別將

斛律敦。收集散卒。繞出敵軍後面。攻擊仲遠。爾朱各軍各自受敵。便皆駭奔。歡見他陣勢分崩離析。再進大破爾朱軍。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解甲降歡。凡知不可敵。對着慕容紹宗。撫膺太息道。不用公言。乃竟至此。說着便驅馬西走。勇而寡謀。還虧紹宗返

貴是無用。還虧紹宗返

旗鳴角。收拾潰兵。始得成軍退去。仲遠亦奔往東郡。度律天光逃向洛陽。都督斛斯椿。

語別將賈顯度。顯智道。爾朱盡敗。勢難再振。今不先執爾朱氏。我輩將無噍類了。乃夜

至桑下立盟。倍道先還。入據河橋。把爾朱氏的私黨一併捕戮。度律天光聞變。整兵往

攻。適值大雨傾盆。士卒四散。兩人只率數十騎。拖泥帶水。向西竄去。斛斯椿遣兵追捕。捉住度律天光。解至河橋。再由賈顯智等。入襲世隆。也是馬到擒來。爾朱彥伯。入直禁

中。聞難出走。同為所執。與世隆。宰至閻門外。梟了首級。送往高歡。就是度律天光兩

人。雖尚未死。也被械送入鄴。歸歡處治。歡將二人暫繫鄴城。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

賈敕勞歡。歡使見新主元朗。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志。遣令還洛。爾朱部將侯景。本與

歡並起朔方。輾轉投入爾朱軍。至是仍奔鄴。依歡。不略。侯景為

下文伏案

還有雍州刺史賀拔岳。

聞天光失敗。亦生變志。商諸征西將軍宇文泰。泰為征西將軍

見四十九回

泰勸岳徑襲長安。並為

岳至秦州。誘約刺史侯莫陳悅。一同會師。直抵長安城下。長安留守爾朱顯壽。見猝聞

敵至。一些兒沒有防備。只好棄城東走。泰等追至華陰。得將顯壽擒住。送與高歡。歡令

岳為關西大行臺。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嗣。是泰在岳麾下。事無鉅細。悉歸參贊。這且待後再表。且說高歡奉主元朗。自鄴城出發。將向洛陽。行至邙山。又復變計。密與右僕射魏蘭根商議。謂新主元朗。究係疏族。不如仍奉戴元恭。蘭根道。且使人入洛覘視。果可奉立。再決未遲。歡即使蘭根往觀。及蘭根返報。主張廢恭。看官道是何因。原來魏主恭半姿英挺。蘭根恐他將來難制。所以不欲奉戴。歡召集百官。問所宜立。太僕綦母僧稱恭賢明。宜主社稷。黃門侍郎崔㥄作色道。必欲推立賢明。當今莫若高王。廣陵本為逆胡所立。怎得尚稱天子。若從僧言。是我軍到此。也不得為義舉了。好一隻歡乃留明高家狗

居河陽。自率數千騎入洛都。魏主恭出宮宣慰。由歡指示軍士。露刃四逼。竟將魏主恭擁入崇訓寺中。把他銅住。自己仗劍入宮。擬往殺爾朱二后。小子前曾叙過魏主子攸。納爾朱榮女為后。魏主恭復納爾朱兆女為后。當時宮中有大爾朱后。小爾朱后的稱呼。爾朱兆入洛時。嘗汚辱嬪御妃主。只因大爾朱后為從妹。當然不好侵犯。仍令安居。至廣陵。王恭入嗣。大爾朱后尚留宮內。未曾徙出。既而兆女為后。與大爾朱后有姑姪誼。彼此素來熟識。更兼親上加親。格外和好。不願相離。偏偏高歡發難。把爾朱氏掃得精光。死的死。逃的逃。單剩姑母姪女。在宮彷徨。相對歎歎。貴半前後總敍數語不料魏主恭又被放去。累得這位小爾朱后。越加驚駭。忙至大爾朱后宮寢中。泣敍悲懷。不勝悽惋。大爾

朱后亦觸動愁腸。潛然淚下。正在彼此嗚咽的時候。忽有宮人奔入道。不好了。不好了。高王來了。這語未畢。小爾朱后已赫做一團。面無人色。還是大爾朱后芳齡較長。究竟有些閱歷。反收了淚珠兒。端坐榻上。纔經片刻。果見高歡仗劍進來。大爾朱后不待開口。便正色詰問道。你莫非是賀六渾麼。我父一手提拔使汝富貴。汝奈何恩將讐報。殺死我伯叔兄弟。今又來此。難道尚欲殺我姪姪不成。歡見他柳眉聳翠。杏靨斂紅。秀麗中現出一種威厲氣象。不由的可畏可慕。旁顧小爾朱后。又是顫動嬌軀。別具一種可憐情狀。當下把一腔怒氣化為烏有。惟對着大爾朱后道。下官怎敢忘德。當與卿等共圖富貴。不呼后而呼卿意在言中語畢。仍呼宮人等好生侍奉。不得違慢。隨即趨出。派兵保護宮禁。不得損及一草一木。這令處死。當下與將佐議及廢立事宜。將佐等不發一言。歡獨說道。孝文帝為一代賢君。怎可無後。現只有汝南王悅。尚在江南。不如遣人迎還。使承大業。將佐等唯唯如命。乃即派使南下迎悅。舍近就遠究為何意看官試閱下文解斯椿私語。賀拔勝道。天下事在爾我兩人。若不先制人。將為人制。現在高歡初至。正好趁勢下手。除絕後患。勝勸道。彼正立功當世。如欲加害。未免不祥。椿尚未以為然。嗣與勝同宿數宵。勝再三諫止。椿乃不行。那高歡借迎悅為名。樂得安居洛都。頤指氣使。享受一兩月的尊榮。就中有一段歡娛情事。也得稱頤。真是心滿意足。仕所欲為。天本厭亂故往。人得以逞志。原來歡本好